

# 豬頭共享——從長崎蘭館宴會 圖看歐亞文化的奇遇與交流

朱龍興

今日，走進荷蘭超市中，偶爾可以瞥見商品架上販賣著豬頭咬水果的造型糕餅（圖1），如此的糕點在初冬推出，總是帶有一年豐收的吉祥寓意，不過，當下見到這項甜點的消費者，恐怕難以想像類似造型的食物，居然可以在十八、九世紀時飛越歐亞大陸，成功擄獲長崎平面設計師的關注力，進而將其圖像大量印刷於版畫中。除了反覆出現於長崎版畫，豬頭同時還在中國化身為陶瓷餐具，外銷歐洲成為盛宴中的主角。究竟這顆豬頭有著什麼樣的魅力，得以在當時吸引全球目光？在進入豬年之際，本文以豬頭為中心，為讀者展開一則歐亞交流下與豬有關的故事。





圖1 | 豬頭杏仁糕點 作者2016年11月攝於荷蘭萊登Hoogvliet超市

## 豬頭現身長崎蘭館

院藏《長崎土產》一書，將日本長崎著名的古蹟及風俗呈現在讀者眼前，全書四十頁中，便包含了十二幅跨頁及六張全頁圖版，大量精美的圖像讓此書的內容格外賞心悅目。當中，一幅名為〈蘭館〉的插圖（圖2），將荷蘭人在出島的生活情景盡收眼底。透過畫面右側大面開啟的落地窗，觀者得以直擊館內一場歡愉的晚宴；左幅則由近景的蘭館跳接為俯瞰室外的出島，放眼望去，可見二位荷蘭人站在屋頂的平臺上，其中一人正拿著單筒望遠鏡望向長崎港口。這幅並陳出島遠、近景的跨頁插圖，完全滿足了觀者同時窺探荷蘭人室外與室內活動的好奇心。更精彩的是，為了讓觀者有身臨其境的體會，畫家將蘭館內舉行晚宴的場景刻畫地十分細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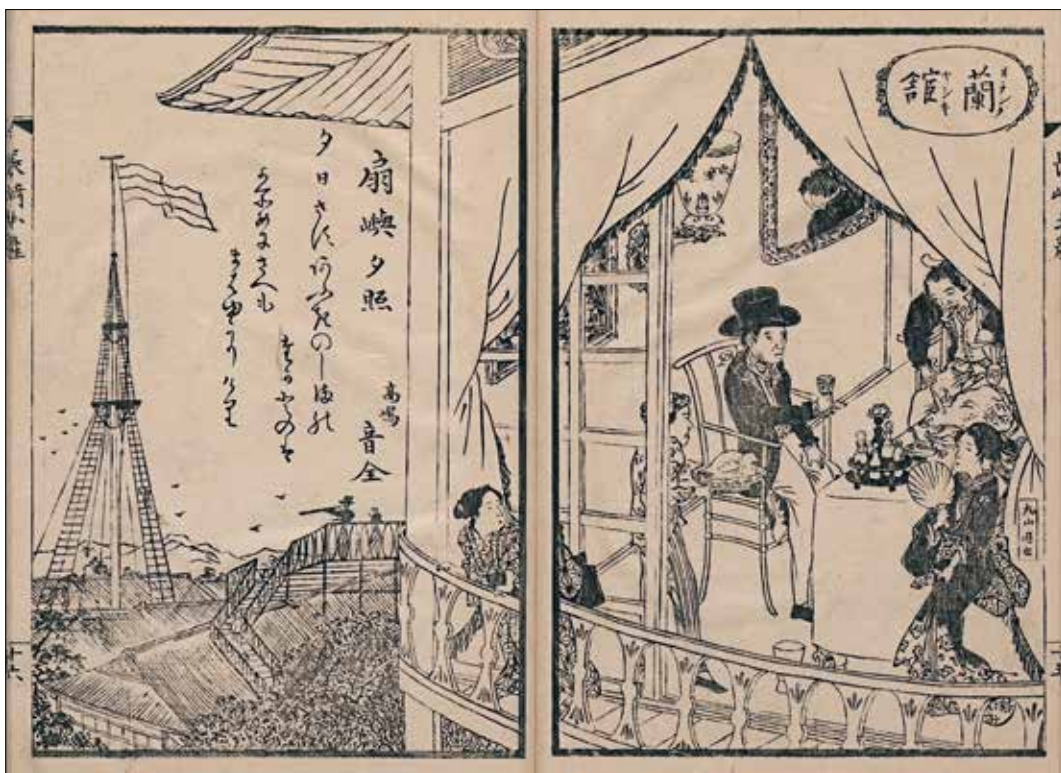


圖2 | 1847 磯野文齋 《長崎土產》冊 蘭館 南購善00008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上)長崎出島遺址復原模型 作者攝；(左下)1797 石崎融思 蠻館圖冊 蠻酋飲宴圖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取自Source gallica.bnf.fr,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508703s/f8.item>, 檢索日期：2019年1月11日；(右下)〈蠻酋飲宴圖〉局部。

包括牆上懸掛的鏡子及油畫、自天花垂下的圓錐狀玻璃燭燈等都毫不馬虎地交待清楚，雖然館員椅背上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的 V 字型標誌與實際的樣式稍有差異，但至少說明

畫家試圖傳遞各種視覺情報的用心，以達到書中序言「欲使人人不必親入其境，而坐知其勝狀」的要求。

除了蘭館的室內裝潢，人物的活動同樣讓人目不轉睛。視線穿過陽臺，可見一位載著圓

頂海狸帽（beaver hat）的荷蘭商館員，<sup>1</sup>正舉起高腳玻璃杯，向右側執扇的遊女致意，此時身著花布上衣的爪哇僕人，則準備將煮熟的全雞端上已擺滿各種器皿的宴會桌，令人吃驚的是，桌子的正中央擺了一顆大豬頭，而另一位館員還拿著刀子準備取食。根據 Frits Vos 的研究，這道「豬頭上桌」是江戶時期荷蘭人在出島過新年的吸睛擺盤。<sup>2</sup>時至今日，現代出島的場景復原仍然無法忽略這項特色料理，特別依照石崎融思（1768-1846）的〈蠻酋飲宴圖〉，利用模型再現商館宴會於出島遺址上。（圖3）

以豬頭為中心，本文先從《長崎土產》產製的背景出發，略述長崎版畫的發展，接著並陳荷蘭宴會的相關圖像，繼而討論豬及獸肉在日本食用的特殊性，最後，本文試圖提出荷蘭餐桌上的豬頭擺飾，經由海洋貿易的聯繫，不僅出現在長崎的印刷媒材上，亦見於廣州所出口的貿易瓷，反映出不同文化、不同材質所產生的跨界趣味。

## 長崎與長崎版畫的發展

《長崎土產》中的〈蘭館〉圖，不論從內容特色或圖版印刷來看，均與長崎版畫特有地位的形成息息相關。從長崎版畫的內容特徵來看，荷蘭人與華人是當地的二大特色，追究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要先將年代調回到1639年，這一年日本江戶幕府因宗教考量將葡萄牙人逐出於當地的貿易圈，二年後，又將原本於平戶做生意的荷蘭人遷往長崎出島，自此之後，華人與蘭人成為唯一可以在長崎進行貿易的外國人，他們的住屋、船舶、及其活動皆成了長崎的特色。而與中國沿海地區往來密切的長崎，也因此發展出有別於

江戶、大阪、及京都等地的版畫風格，但這並不意謂長崎版畫的發展始終處於封閉的環境，例如《長崎土產》便將江戶的版畫技巧呈現於長崎市場中。那麼，我們應該如何來看長崎版畫的發展呢？

根據樋口弘的研究，長崎版畫的產製期大約橫跨一百二十年左右，在這期間估計約有五百種的設計樣式，印刷總量大約為三萬張左右，他依出版尺寸及技術的演變，將長崎版畫分為三段時期：第一期（1741-1800）多見人工著色的大判尺寸，主要出版商包括針屋、豐嶋屋、嶋原屋、扇屋等；第二期（1800-1843）開始出現合羽摺與色板摺，多以中判為發行尺寸，主要的出版商包括文錦堂、富嶋屋（前為豐嶋屋）、大和屋、今橋、今見屋、入山上、繩屋、いつみや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段期間開始出現重要的畫家如磯野文齋與川原慶賀（1786-1860）等投入設計的工作，使得人物的描繪更加生動；第三期（1844-1864）的尺寸多樣不一，主要的出版商有仙壽軒、牛深屋、益屋、益永等。<sup>3</sup>從樋口弘的調查研究來看，正是因為《長崎土產》作者磯野文齋的加入，使得長崎版畫出現與以往不同的視覺品質，這種區域間的影響可從《長崎土產》版權頁中的文字得知：

江戸溪齋池田 / 英泉 / 義信門人文齋  
磯野信春著併畫，  
浄書赤松霍洲，  
削厩江戸石上松五郎刀，  
唐紅毛小間物御土產之品數品長崎画  
異国人物錦絵類下直に奉指上候，  
長崎今鍛冶屋町角，  
弘化四年丁未春正月發兌，  
大和屋由平壽櫻。



圖4 19世紀前半 (傳)川原慶賀 長崎港景 南購畫00007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也就是說磯野文齋一開始學藝於江戶（今東京）的浮世繪大師——溪齋英泉（1790-1848），之後，與雕刻師傅石上松五郎由江戶移居至長崎，投身於由平壽櫻所經營的大和屋工作，<sup>4</sup>正是這種外來養份的注入，使得〈蘭館〉圖將長崎風景作了豐富且細膩的呈現。

### 荷蘭商館中的宴會

在樋口弘的觀察中，另一位對長崎版畫有卓越貢獻的出島繪師——川原慶賀，亦對荷蘭商館有大量的描繪。與文齋的藝術養成不同，指導慶賀畫藝的來源有二，一是來自本地唐繪目利石崎融思；另一則來自於歐洲

畫家 Louis-Léopold Boilly（1761-1845）、Carl Hubert de Villeneuve（1800-1874）等人。<sup>5</sup>身懷多種技法的慶賀常將東亞的筆墨融入於西方的透視當中，本院所藏〈長崎港景圖〉（圖4）為此類畫作的代表。除了鳥瞰長崎，慶賀更經常以近距離的方式描繪長崎特有的日常生活，藏於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的《唐蘭館繪卷》是較知名的範例，其中蘭館的部分共包含了十個場景，分別為：（1）蘭船入港圖、（2）蘭船卸貨圖、（3）商品入關圖、（4）商品計量圖、（5）倉前圖、（6）動物園圖、（7）調理室圖、（8）宴會圖、（9）撞球圖、（10）蘭船出港圖等。<sup>6</sup>有趣的是，圖2〈蘭館〉中所

表一 以蘭館宴會為主題的各種長崎版畫設計



1 HOLLANDER



2 HOLLANDER



3 HOLLANDER



4 HOLLANDER



5 阿蘭陀人食事之圖



6 阿蘭陀人酒宴圖



7 賀囃人康樂圖



8 阿蘭陀人桌子之圖



9 阿蘭陀人圖



10 阿蘭陀人圖



11 紅毛人康樂之圖

圖版出處：

1 7 取自 N. H. N. Mody, *A collection of Nagasaki colour prints and paintings :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art on that of Japan* (Rutland, Vt.: C. E. Tuttle Co., 1979), plate 60, 72。

2 3 8 10 12 取自樋口弘，《長崎浮世繪》（東京：味燈書屋，1971），圖版107、109、138、104、137。

4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取自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網站，<https://www.rijksmuseum.nl/en/search/objects?q=nagasaki&p=5&ps=12&st=Objects&ii=9#/NG-1978-110.57>，檢索日期：2019年1月7日。

5 11 取自野々上慶一，《長崎古版畫》，（東京：三彩社，1970），彩色圖版1、圖版45。

6 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藏，取自大英博物館網站，[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collection\\_image\\_gallery.aspx?assetId=512177001&objectId=783168&partId=1](https://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collection_object_details/collection_image_gallery.aspx?assetId=512177001&objectId=783168&partId=1)，檢索日期：2019年1月7日。



圖5 | 19世紀 川原慶賀 唐蘭館繪卷 宴會圖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提供

出現的豬頭亦為慶賀關注的焦點，在〈宴會圖〉（圖5）中，慶賀將燒烤過的豬頭端上餐桌，很特別的是，為了交待這道料理的來源，他還刻意將宰殺與肢解豬隻的情形繪入〈調理室圖〉（圖6），仔細看畫幅右側，一顆豬頭就擺放於木柱上，仿佛故意與〈宴會圖〉相呼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文齋及慶賀外，以蘭館宴會為主題的圖像，一直是長崎畫壇所關注的焦點。

自十八世紀中期以來，至少有十種以「蘭館宴會」為主題的版畫樣式發行於長崎。（表一）這些圖畫在構圖上大同小異，幾乎所有的畫面均以餐桌為中心，除了散坐於周圍的賓客，配合宴會而出現的餐具與料理成為表現的重點。以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的

〈HOLLANDER〉為例（圖7），畫中荷蘭人所使用的餐具必定令看畫的日本人大開眼界，不論是手持的刀叉，或者是桌上裝酒的玻璃器皿，皆迥異於東亞的飲食文化，此外，桌上的特殊美食也是觀看的重點，大部分的料理均以幾何造型裝在盤碗上，唯獨豬頭或頭上長角的牛頭、羊頭等成為最富個性的一道菜餚。這道獸首擺盤，不管主角是豬、牛、或羊，皆為宴會中不可或缺的要角。重點是，何以在蘭館宴會中的獸首能引起長崎畫家這麼多的關注？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先從西方人對日本的餐食觀察獲得答案。

### 宴會中的豬、牛、羊

據記載，當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剛到日本時，在陸地上看不到豬、山羊等動物，來



圖6 19世紀 川原慶賀 唐蘭館繪卷 調理室圖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提供

自海外的歐洲人還進一步指出，當地的佛僧不食魚或肉，對於耶穌會士吃牛、豬肉等事感到十分嫌惡。<sup>7</sup> 很顯然地，歐洲人在日本食用獸肉的異常性，一直延續到江戶晚期，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任命為出島醫生的瑞典植物學家通柏格（Carl Peter Thunberg, 1743-1828），便在他的旅行日記中特別記錄荷蘭商館有關獸肉的取得與食用，他說每年蘭船均會自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運載小牛、公牛、豬（hogs）、牛、山羊、綿羊、鹿等動物，究其原因是歐洲人無法在當地取得上述的動物，以致於被迫要從外地進口，這些動物部分用於商館所需，部分則用於歸航時。牠們通常被飼養於出島的欄柵內。夏季時，欄柵會打開，冬天則將動物圈養其內。至於動物所需要的食糧，夏天由日本僕人每天準



〈唐蘭館繪卷〉局部

備二次牧草，冬天則餵食稻米及稻草。<sup>8</sup> 通柏格對飼養動物的描述，完全可以在川原慶賀〈動物園圖〉（圖8）中找到圖解。

如果我們反過來看日本人記載，不食獸肉的情況，顯然與上述荷蘭人的觀察相互吻合，例如編纂《和漢三才圖會》的寺島良安（1654-?）在討論「豬」這樣的動物時，指出





圖7 1790~1810 HOLLANDER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網站，<https://www.rijksmuseum.nl/en/search/object?q=nagasaki&p=5&ps=12&st=Objects&ii=9#/NG-1978-110,57>，檢索日期：2019年1月7日。

日本不偏好食用豬肉，此外，也因為豬肉帶有微量的毒性，以致於在良安生活的年代甚少看到飼養豬隻的情形，只有華人及朝鮮人習慣性的進食豬肉。<sup>9</sup> 其中，華人食豬的特殊性，同樣出現在《訓蒙圖彙》的記載中。<sup>10</sup> 雖然上述二本類書在討論豬肉的食用時，完全未見荷蘭人的縱影，但確實說明了日本人在江戶時期幾乎不食豬肉這樣的事實，這或許也能說明，何以磯野文齋與川原慶賀在表現荷蘭宴會時，刻意將豬頭擺上餐桌作為識別食用豬肉的意圖。

### 豬頭上桌與歐亞交流

非常有意思的是，正當荷蘭人餐桌上的豬頭影響長崎視覺設計之際，東亞另一座港口城市——廣州也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因應西方餐食所需，將一具具特製的豬頭陶瓷湯碗（tureen）外銷歐洲，準備用來取悅宴會上的賓客。論及歐洲宴會桌上的裝飾，十七世紀順應東西貿易活絡而產生的荷蘭「餐食畫」（Meal Still Life）最能說明當中的魅力，<sup>11</sup> 特別是葛雷茲（Pieter Claesz, c.1597-1660）所繪的〈靜物與火雞派〉（圖9）相



圖8 | 19世紀 川原慶賀 唐蘭館繪卷 動物園圖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提供



圖9 | 1627 Pieter Claesz 靜物與火雞派 (Still Life with a Turkey Pie) 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網站，<https://www.rijksmuseum.nl/en/collection/SK-A-4646>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2019年1月7日。

當能呈現以動物裝飾盛宴的華麗感，畫幅中一隻叼著花朵的火雞，就展翅靜立於餐桌的右後方。根據近人的研究，以動物作為湯碗造形，用來裝點餐桌的需求開始於十八世紀，除了本文的豬頭外，尚包括鵝、牛、魚等各式動物造型器皿，不過，這中間最引人注目的當然還是豬頭湯碗，除了造形特殊，桌上的豬頭還具備文化上的傳統性，究其出

現的淵源或許與歐洲慶祝狩獵有關，也或者與英國中世紀耶誕節的傳統儀式相關聯，姑且不論實際的起源為何，可以確定的是，豬頭造型器皿最早大約於 1748 至 1754 年間在漢諾（Paul Hannong）的指導下於德法邊境城市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製造。<sup>12</sup>顯然，部分器皿成了歐洲向中國訂製的樣本，約格（Christiaan J.A. Jörg）在他研究中國貿



圖10 約1750 豬頭湯碗及底座（Boar's Head Tureen and Stand） 美國洛杉磯郡立美術館藏 ©LACMA 取自洛杉磯郡立美術館網站，<https://collections.lacma.org/node/243567>，檢索日期：2019年1月7日。

易瓷的專著中指出，1763年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提出了二十五具豬頭湯碗的需求訂單（Requirements），隔年再提交十九具的訂單。<sup>13</sup> 這些當年由歐亞陶瓷重鎮所產出的餐桌道具，有許多皆已成為博物館的重要收藏，不論是藏於美國洛杉磯郡立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的荷蘭臺維夫特瓷（Delftware）（圖10），抑或是藏

於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的廣州貿易瓷（圖11），應該都是順應歐洲宴會需求而產生的精美工藝作品。要特別提出的是，廣州所外銷的豬頭，並未依著歐洲生產的豬頭湯碗而造樣製作，相較之下，廣州豬頭在外形上走向風格化，五官的表現更見誇張，昂首張嘴所露出的白牙搭配粉紅色或褐色的長舌，令人過目難忘，不只如此，當熱湯熱菜裝進容



圖11 | 清 乾隆朝 豬頭湯碗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作者攝

器內，白色的蒸氣沿著口鼻開孔處裊裊升起，格外具有戲劇性的視覺效果，必定娛樂了周圍的嘉賓。<sup>14</sup>

我們無法得知當年的荷蘭商館是否也在盛大宴會時擺上一只令人瞠目結舌的豬頭湯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少長崎畫家對荷蘭餐桌上的豬頭擺盤感到印象深刻。擴大觀察的視野，不論是料理抑或是陶瓷餐具，豬頭不僅成為餐桌上共享的視覺焦點，亦跨

越了媒材的藩籬，在歐洲餐食文化的影響下，成為長崎版畫及廣州外銷瓷共同的表現題材。誠然，飲食向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在影響藝術表現中佔有不可忽略的位置，經由豬頭的串連，本文希望能藉此提供歐亞交流上另一個觀察面向，進而擴展更多的研究題材。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 註釋

1. 此類型的圓頂高禮帽的樣式大約流行於 1820 年代，參見 Horace Tassie, *Castorologia, or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of the Canadian beaver*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92), 125.
2. Frits Vos, "A Distance of 13,000 Miles: The Dutch Through Japanese Eyes," *East Asian History* 39 (2014. Dec.): 133. 至於完整的新年菜單（日文：「阿蘭陀正月獻立」）可見磯野文齋，《長崎土產》（長崎：大和屋由平，1847），頁 26-27；其他更早的荷蘭宴會菜單請見森島中良，《紅毛雜誌》，（東京：須原屋市兵衛，1787），冊 1，卷 1，頁 1-3。
3. 樋口弘，《長崎浮世繪》（東京：味燈書屋，1971），頁 1-6。
4. 野々上慶一，《長崎古版畫》（東京：三彩社，1970），頁 17-18。
5. Michael Lee Browne, *Kawahara Keiga, the painter of Deshima* (Ann Arbor: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9), 2.
6. 有關蘭館圖像較為全面性的討論請參見林麗江，〈圖繪長崎——唐蘭館圖研究〉（*Depicting Nagasaki: the Tōjinyashiki and Dejima Pictures*），《미술사연구》（*Misulsa Yeongu*），31 期（2016），頁 113-151。
7. 參見嘉村國男，《長崎町人誌·3·食之部》，（長崎：長崎文獻社，1994），頁 152、193。
8. Carl Peter Thunberg, *Travels in Europe, Africa, and Asia, made between the years 1770 and 1779* (London: F. and C. Rivington, 1795), 3: 21-22.
9. 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繪》，（東京：平凡社，1987），冊 6，頁 5-7。
10. 中村揚齋、下河邊拾水，《訓蒙圖彙》，（京都：九阜堂，1789），冊 6，頁 7。
11. 有關餐食畫的介紹請參見朱龍興，〈慢食——海牙毛里茲宮荷蘭黃金年代的靜物畫特展〉，《藝術家》，504 期（2017. 5），頁 174-177；另有關葛雷茲的類似畫作見 Quentin Buvelot, *Slow Food: Dutch and Flemish Meal Still Lifes, 1600-1640* (The Hague: Uitgeverij De Kunst, 2017), 108-111。
12. Howard, David S., John G. Ayers, and Mottahedeh Collection, *China for the West: Chinese Porcelain & Other Decorative Arts for Export Illustrated from the Mottahedeh Collection* (London: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for Sotheby Parke Bernet Publications, 1978), 603; William R. Sargent, *The Copeland collection: Chinese and Japanese ceramic figures* (Salem, Mass.: Peabody Museum of Salem, 1991), 202-203.
13. Jörg, C.J.A. (Wardle, Patricia trans.),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Nijhoff, 1982), 190.
14. 感謝審稿人提供動物湯碗特殊設計的資訊。